

# 电视评论还是电视专题

## ——对《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类节目的再认识

胡立德 哈斯格日勒

**摘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自创办以来，业界和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属于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评论类节目是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的节目类型，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实际上是以传播事实性信息为主，因此将它们归于评论类节目属于认识错误。由于认识错误，导致出现诸多问题并引发了种种混乱，而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值得业界和学界深入反思。

**关键词：**《焦点访谈》；归类错误；原因分析

**作者简介：**胡立德，男，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哈斯格日勒，女，书记员。（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浙江 杭州 310013）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2) 05-0069-06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创办了《焦点访谈》节目。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开播。十多年来，这种以事件现场镜头及记者采访调查为主并结合主持人评述的影片报道形式，以其鲜明的舆论监督特色和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业界、学界的高度评价，并引发众多省市电视台的效仿。“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除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视台共开办这类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节目60多个”。<sup>[1]</sup>长期以来，这类具有广泛影响的节目一直被归类于电视评论，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事实果真如此吗？

### 一、对《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类节目的认识现状

在百度搜索引擎键入“焦点访谈”，百度百科告诉我们：《焦点访谈》的性质是“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sup>①</sup>《〈焦点访谈〉红皮书》在序言中也认为：“《焦点访谈》以其敏锐的视角、精细的选题、详实的资料、深刻的分析、鲜明的观点，关注社会大事、聚焦新闻热点、传达党的声音、反映人民意愿，形成了庄重、大方、朴实、严谨的独特风格，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电视新闻评论之路。”<sup>[2]</sup>

针对《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类节目获得的成功，有学者总结到：“经过了40年的发展，我国电视已经有了自己的评论性节目：长于表现的电视在纪录与展现事实性信息的过程中，同样可以收集与传播意见性的信息；电视评论类节目在遵循新闻评论基本规律、体现新闻评论共同特征的基础上，逐渐成长为一个包括多种节目形态、表现手法与风格样式在内的‘大家族’；这一‘家族’的出现不仅丰富和扩展了评论的体裁与形式，而且滋养和生长出新的评论理念与评论手法，实现了从‘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性跨越。”<sup>[3]</sup>新闻评论写作教科书《新闻评论》也认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在近十年来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焦点访谈》、《观察与思考》、《新闻调查》等为杰出代表。”<sup>[4]</sup>《新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25.htm?fr=ala0\\_1](http://baike.baidu.com/view/43125.htm?fr=ala0_1)

闻评论学》则认为“《焦点访谈》是最为典型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sup>[5]</sup>《新闻评论应用教程》(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新闻传播类规划教材)<sup>[6]</sup>、《新闻评论学教程》(普通高等教育新闻传播学类“十一五”规划教材)<sup>[7]</sup>、《新闻评论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sup>[8]</sup>、《电视新闻:与事件同步》<sup>[9]</sup>、《新闻评论:发现与表现》<sup>[10]</sup>等很多新闻评论教科书,也都认为《焦点访谈》或《新闻调查》类节目属于“电视新闻评论”。此外,从1994年到2011年,中国学术期刊发表的数百篇相关论文或业务文章,对《焦点访谈》类节目的定性都是“电视评论”或“电视新闻评论”。

## 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是以报道事实为主的节目类型

中国学界认为对电视新闻如果从形态角度划分,一般分为消息类、专题类、谈话类、杂志类和直播类五种。如果结合传播内容、任务以及本质特征划分,一般分为消息、专题和评论三大类。消息类新闻“是电视新闻实现‘国内外要闻总汇’的主要渠道,可以迅速、广泛、简要地报道国内外最新发生的事态”。专题类新闻是“综合运用各种电视表现手段与播出方式,对新闻事实作详尽的、有深度的报道”。评论类新闻“是电视新闻的旗帜、灵魂。言论类新闻是评论者、评论集体或电视机构对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社会问题、社会现象表示意见和态度”。<sup>[11]</sup>从以上分类情况看,《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或者归属评论类,或者归属专题类。由于《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类节目既包含有事实性信息,又包含有观点和意见性信息,笔者认为判断这类节目的性质归属,主要应看其以什么为主,即考查它的主体形态属于什么性质。

2003年1月12日《焦点访谈》播出的《追踪矿难瞒报真相》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电视评论二等奖。作为《焦点访谈》的代表性作品,这期节目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山西临汾一家煤矿瞒报矿难真相这一事实。记者获得线索后迅速赶到临汾,当地有关部门和煤矿主均对此否认。然而记者没有放弃,继续寻找报道突破口。经过不懈努力,路遇矿难知情人,查到死亡矿工电话本,并联系到矿难矿工的家属,最终让这一矿难瞒报事件真相大白。主持人在节目结尾讲到:“经过记者行程三个省、历时半个多月的调查,现已初步查明在这起事故中,被瞒报的死亡人数已有6人,究竟还有多少遇难的矿工被瞒报,目前还没有查清。2002年11月国家开始实施的《安全生产法》明确指出,安全生产事故的瞒报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到底是谁策划了这起瞒报事件,是谁偷偷安排了遇难矿工的火化,是谁为这起矿难的瞒报出钱,这些问题仍需查个水落石出。”<sup>[12]</sup>从节目题目、节目主体看,传递的都是事实性信息。即使在结尾,主持人的话也仍是在描述事实并对尚不清楚的事实表示了疑问,而没有评论性质的内容。

获得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电视评论一等奖的《铲苗种烟违法伤农》,虽然通过标题传递了观点和意见性信息,但节目内容,仍是以报道事实为主。评奖推荐意见也认为:“为了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拍摄正在发生的事实,两位记者日夜兼程,租用车况很差的小‘面的’,在危险的山路上夜行七个多小时。”“记者在高海拔的贫困山区进行了扎实的采访,拍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只是到了节目结尾,主持人才开始发表评论,其中还掺杂了一些事实性信息:“在农村实行的是土地承包制,承包期间,地里到底该种什么,卖什么,怎么去卖,决定权在农民自己手里。如果官阳区的有关领导真想帮助农民尽快致富的话,应该做的是,尽量多的给农民提供市场导向的意见,普及相应的农业科学知识,让农民自己去做出选择,而不应该采取强制的手段,逼着农民非得去种烤烟。这样种出来的烤烟如果卖得好还可以,如果卖亏了钱,你到底赔不赔钱给农民呢?据了解,在我们的记者采访以后,巫山县的领导已经做出了决定,要迅速调查此事,对体罚殴打群众的镇干部进行查处,同时给有关的镇领导作出了相应的党纪和政纪的处分。”<sup>[13]</sup>显然,这期节目也是以报道事实为主,而不是以报道观点和意见为主,整期节目充其量也只是表现出了评论的倾向而已。改版后的《焦点访谈》也明确承认它是

“用事实说话”。有研究者指出：“‘焦点类栏目’倡导‘用事实说话’。也就是说，它的信息选择流程和解释方式是以客观性为准则，尽量将事件的原生态呈现给受众。”<sup>[1](8)</sup>业界有识之士也指出：“无论是央视的《焦点访谈》，还是各省市台纷纷开办的新闻评论节目，这些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述不评，或者点到为止。在《焦点访谈》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用事实说话，让大众评说。记者的观点只是寥寥几句，诸如：‘这样的事件值得我们深思’，或者‘应该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引以为戒’之类的空泛语句。”<sup>[14]</sup>从大批中国新闻奖电视评论获奖作品看，如2006年度的《谁在造假》（广西台）、《深山里的一条“船”》（《焦点访谈》），2007年度的《山西洪洞“12·5”矿难调查》（《焦点访谈》）、《7·18暴雨启示录》（山东台）中都不难得出结论，其节目内容主要是报道事实，而不是阐明观点和意见。

与《焦点访谈》略有不同的是，《新闻调查》自己并未标榜其节目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认为“《新闻调查》是一个长篇的调查型报道。”制片人张洁也认为《新闻调查》节目实际是调查性报道<sup>[15]</sup>。显然，这是归属于专题类别的一种节目样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是以报道事实为主的专题类节目，但因为报道中融进了少部分观点和意见性信息，被扣上了“电视新闻评论”的帽子。

### 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归属“评论类”引发的问题

由于《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类节目是以报道事实为主，因此将它们归属于新闻评论类节目，会引发如下问题：

#### （一）逻辑上无法解释

何谓新闻评论？《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的释义是：“新闻媒体或者作者个人就新近发生的事件、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象或思想倾向、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等阐述自己的观点立场的新闻文体。”<sup>[16]</sup>《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的释义是“以议论文的形式，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分析论证，直接表明编辑部或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新闻评论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和理论性文章，它具有很强的新闻性、政治性、群众性和科学性。”<sup>[17]</sup>《广播电视辞典》认为新闻评论是“以说理为主要表现手段，着重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或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借以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sup>[18]</sup>

显然，如果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类节目归属于新闻评论，与目前学界对评论和新闻评论的普遍认识就会存在逻辑上难以解释的问题，并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事实上，很多新闻评论教科书已经陷入了自相矛盾当中。如《新闻评论教程》一方面认为“新闻评论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发议论，讲道理，直接发表意见的文体。”一方面又认为“在电视评论中，恰当地体现‘以事为主’应是其表现手段上的重要特点，在采访过程中注意捕捉富有表现力的画面，在后期制作时注意画面语言的组合方式和多种视觉符号的综合运用，在‘视’字上下功夫，是提高电视评论质量，增强电视评论感染力和说服力的关键所在。”<sup>[19]</sup>《电视新闻：与事件同步》也是一方面认同“评论类电视新闻是评论者、评论集体或电视机构对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问题或社会现象表示的意见或态度”这一界定表述，并指出新闻评论节目的特点“主要是发议论，讲道理。”一方面又认为新闻评论性节目“和阐述论点为主体的传统评论不同，而是更多地展现事实过程，通过对事实真相的深入调查，做背景的分析、解释，用事实过程说话，用事实逻辑力量来说理，用记者现场点评和主持人评论来加重评论分量。这是更符合电视传播规律，更为观众所接受的评论方式。”<sup>[9](1,389)</sup>问题是，人们对事物性质的判断，到底是应该遵从它的媒介表现特点还是类别本质特点？抑或实行双重标准？如果报道事实时，通过新闻标题或者在开头结尾部分融入了观点和意见，就要被

归属“电视新闻评论”，获得2007年度中国新闻奖电视消息一、二等奖的《我们要什么样的世界第一》、《“百姓小事就是国家大事”》等，岂不是也可以定性为电视新闻评论？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荒谬的。

## （二）评奖中造成混乱

在中国新闻奖等评比中，虽然奖项设置都为评论，报纸、广播媒体评比的对象是以“报道观点和意见”为主的作品，而电视媒体评比的对象却是以“报道事实”为主的作品。前者所评是“见解、说理程度”，后者所评却是“事实报道深度”。此乃一乱。在节目性质上，虽然《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被归于“电视评论”，但是在新闻评奖实践中，这类节目常常还能获得其他奖项名头，显得比较滑稽。此乃二乱。如《焦点访谈》的《洋河污染导致大片农田绝收》，在1994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评比中获得的是评论奖，在第四届中国新闻奖评比中，获得的却是专题奖。《焦点访谈》的《难圆绿色梦》，在1995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评比中获得的是专题奖，而在第六届中国新闻奖评比中，获得的却是评论奖。《新闻调查》也是如此：《厦门特大走私案》在获得2001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优秀电视评论一等奖的同时，又获得了2001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电视社教类一等奖。《与神话较量的人》获得了2002年度全国电视评论类节目一等奖；《揭秘“东突”恐怖势力》获得了2002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社教类长片一等奖；《一只猫的非常死亡》、《以生命的名义》获得了2006年度中国纪录片选片会十大优秀纪录片；《幼童》获得了2006年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之优秀纪录片奖；《地贫患儿死亡悬疑》获得了2006年度全国电视评论类“十佳节目奖”；《天价住院费》获得了2007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之优秀纪录片奖。被认为是“电视评论”性质的节目，却获得了很多非评论类的奖项，它的“评论”属性究竟何在？在2002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评奖中，湖北十堰电视台送评的节目《“造林”还是“造字”》获得了电视评论一等奖；而湖北电台送评的节目《“造林”还是“造字”》获得的却是广播专题一等奖。两相比较，除了媒介不同外，节目内容和制作方式并无不同。这种情况再一次说明，节目被归属“电视评论”并不恰当。

## （三）难以同国际对接

曾担任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的孙玉胜是少数对《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电视评论”定性表示质疑的人士之一。“评论节目如果是一种节目的形态，为什么国外电视节目中见不到‘评论节目’这个概念？像《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形态在国外一些著名的电视机构中不难找到同类，然而却很少有将这类节目统称为‘评论节目’的。也就是说，在节目形态上我们与国际电视新闻节目是相通的，但在概念上却相去甚远。”“在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中文版的有关欧美电视节目的资料中，我没有看到‘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介绍，即使在最新版的、由汪文斌、胡正荣所著的《世界电视前沿》1-3卷中，也没有看到电视评论节目这个概念。在2001年底广电学会评论节目委员会成立的研讨会上，涂光晋教授说她在欧美考察时未发现有‘评论节目形态’。‘电视评论节目’难道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电视专业名词？”<sup>[20]</sup>根据笔者的研究，《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播出的具体节目，在国外或称为专题报道，或称为新闻访谈，或称为解释性报道，或称为调查性报道。而国外对“评论”一词通常理解为“带观点的文章和言论”。显然，如果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当作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就会与国际通行的电视新闻类别体系脱节。

综上所述，各种问题产生的源头，都指向节目归类即认识上的片面和错误。

## 四、《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被归入“评论类”的原因分析

以报道事实为主的节目，何以被冠以“评论”的名头？其中的缘由，值得探究，也值得深思。本文认为有如下几方面原因，促成了对《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评论类”认识得以产生和蔓延：

### （一）比照报纸传统影响

在各种媒介中，报纸的历史最为悠久，其成熟的办报模式，自然成为后来媒介学习和借鉴的目标。电视创办初期，大批报纸编辑记者进入电视，甚至连机构设置也都参照报纸，形成了电视比照报纸的传统。“评论”是报纸独立存在的一种体裁，被称为报纸的旗帜和灵魂，在新闻报道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而电视评论，受到媒介形式的制约，一直都是以短评、编后话等“小型武器”的样式存在，与报纸“鸿篇巨制”般的评论形成了巨大反差。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的局面，电视媒介开始了评论的所谓“创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这类融合了部分评论内容的节目样式便应运而生，在被认定为电视评论的同时，也成为与报纸、广播评论平起平坐的“重型武器”。

### （二）业界缺少理性审视

1993年底，中央电视台在《东方时空》、《观察思考》栏目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这个部门最终被命名为“新闻评论部”（部门名称仍体现出比照报纸的传统影响）。“而后，一个奇怪的逻辑左右着许多人的理解和判断：由于这个部门叫做‘评论部’，所以这个部门制作的节目就被认为是‘评论类节目’。”“由于这些节目日益强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各个地方台‘评论部’的相继模仿，这个奇怪的逻辑变得越来越强势：评论部生产的节目，就是评论节目。”<sup>[20](488)</sup>

在“评论说”诞生之初，业界并非没有不同声音。1999年8月12日，时任广州电视台《城市话题》总监的李江明在面对《聚焦<焦点访谈>》课题组访问时就明确表示：“评论节目不可能用事实说话，评论是带观点的。时事节目就应不带评论，只报道事实，因此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十分正确。”<sup>[21]</sup>孙玉胜也认为：“‘评论’二字主要体现对事实、事件和现象的观念与态度，这种观念与态度可以体现在消息报道中的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言中，可以体现在调查类报道的事实展示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在专题报道的主持人和专家分析中，更可以体现在谈话类节目的嘉宾表达和主持人对现场的调度引导和控制中……总之，评论应该是一种内容，而不应该是一种形态。”<sup>[20](490)</sup>对“评论类”说表示了质疑。然而，当央视乃至更高层领导通过讲话或文章对《焦点访谈》发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定性声音之后，本来就不多的反对声音就渐渐被淹没了。<sup>[21](5)</sup>

### （三）专家学者轻率肯定

如果只是业界一方面意见，《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评论类”说也难以盛行。在这个过程中，专家学者的轻率肯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的孙玉胜回忆：“《焦点访谈》第一次参加中国电视新闻奖评选时，有一些专家提出《焦点访谈》不是评论节目。他们认为‘评论’就应该是观点性言论。争论中，持另一种看法的专家意见最后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电视评论应有电视的特点，《焦点访谈》的评论就是通过电视的特点来表现的，因此将其划分为评论节目说得过去。从此，《焦点访谈》就被正式确定为‘评论节目’了。”<sup>[20](488)</sup>除了内部讨论形成的意见，从1994年6月到1995年底，中国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了《〈焦点访谈〉：CCTV改革的新景观》<sup>[22]</sup>、《注视焦点的眼睛——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纪事》<sup>[23]</sup>、《窗口·场所·讲坛——〈焦点访谈〉评说》<sup>[24]</sup>、《〈焦点访谈〉：新闻评论的新热点》<sup>[25]</sup>、《探寻电视评论的规律与特点——由〈焦点访谈〉引发的思考》<sup>[26]</sup>、《学习〈焦点访谈〉加强电视评论》<sup>[27]</sup>等一系列文章，后来又出现了《新闻评论的电视化传播：〈焦点访谈〉解读》等专著，纷纷将《焦点访谈》定性为电视新闻评论。<sup>[28]</sup>学术界一窝蜂似的肯定性意见，使《焦点访谈》“评论类”说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 （四）奖项评比错误引导

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是引导、影响电视新闻实践的三个重要奖项，它们均设有“评论”奖或“电视评论”奖。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也都多次获得“评论奖”。这种奖项设置和评奖结果，对《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类的“电视评论说”无疑产生了错误

的引导。特别是中国新闻奖,作为新闻评奖领域唯一的政府最高奖,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因此,它的奖项设置和评奖结果,不仅会引导电视媒体去“对号入座”,促进相关类别节目的繁荣发展,而且这种繁荣发展反过来又会成为“电视评论说”的现实依据。诚如《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研究》一书所指出的:上述三大新闻奖设立的“电视评论”奖项这个事实“为电视新闻评论的合法性存在提供了依据。”<sup>[29]</sup>“电视评论说”由此一步步得以蔓延。

## 参考文献:

- [1] 胡黎明. “焦点现象”研究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2.
- [2] 梁建增. 《焦点访谈》红皮书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1.
- [3] 涂光晋. 从“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 [J]. 中国记者, 1999 (9): 42.
- [4] 符建湘. 新闻评论 [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 211.
- [5] 杨新敏. 新闻评论学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7: 76.
- [6] 贾奎林, 张雪娜. 新闻评论应用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50.
- [7] 韩立新. 新闻评论学教程 [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8: 151.
- [8] 丁法章. 新闻评论教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328.
- [9] 叶子. 电视新闻: 与事件同步 (修订版)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71-273.
- [10] 李法宝. 新闻评论: 发现与表现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 281.
- [11] 仲富兰. 广播电视新闻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36.
- [12] 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编. 中国新闻奖作品选: 2003 年度? 第十四届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432-438.
- [13] 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编. 中国新闻奖作品选: 2000 年第十一届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101-108.
- [14] 赵凌萱. 电视评论应求深求广 [J]. 记者摇篮, 2008 (10): 46.
- [15] 张洁, 吴征. 调查《新闻调查》[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316.
- [16]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编委会.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6: 102.
- [17] 刘建明.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 [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2: 256.
- [18] 赵玉明, 王福顺. 广播电视辞典 [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 107.
- [19] 胡文龙, 秦珪, 涂光晋. 新闻评论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1, 389.
- [20] 孙玉胜.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485.
- [21] 郭镇之, 赵丽芳. 聚焦《焦点访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180.
- [22] 郭秀媛. 《焦点访谈》: CCTV 改革的新景观 [J]. 新闻战线, 1994 (6): 44-45.
- [23] 李争艳. 注视焦点的眼睛——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纪事 [J]. 世纪行, 1994 (9): 18-29.
- [24] 陈先昆. 窗口·场所·讲坛——《焦点访谈》评说 [J]. 新闻与写作, 1994 (10): 36.
- [25] 梁天明. 《焦点访谈》: 新闻评论的新热点 [J], 电影评介, 1994, 12 (15): 13.
- [26] 李淑兰. 探寻电视评论的规律与特点——由《焦点访谈》引发的思考 [J]. 电视研究, 1995 (3): 35-37.
- [27] 樊玉媛. 学习《焦点访谈》加强电视评论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995 (7): 64-65.
- [28] 李文明. 新闻评论的电视化传播:《焦点访谈》解读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4.
- [29] 孙宝国. 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研究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145.